

第十九章

好好保护字面意思的解经

(Chapter 19. Safeguarding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按照这里的文句的意思，我们只要不是强词夺理的人，就必须承认，这里所说的‘其余的人’，只能是指那些属于敬虔之辈的死人，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为主殉道的圣徒，是已经在之前就复活而得以参与到那第一次的复活当中了。”¹

- 约翰·欧文 (John Owen, 1616-1683)

“那些能够有份与这种祝福的选民，其数目到底有多少，也已经被很多人讨论过了。对于启示录 20 章 4 节的过于字面意思的解经方式，就会把这些人局限于那些殉道士之中，以及那些在最后的那场逼迫当中得以保持忠心的人。”²

- 新薛富-赫佐格百科全书 (*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1910)

只有蒙拣选的一群基督徒（并非全部的基督徒）将会得着复活，以至于能够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作王掌权。其余的人将无法获得这个伟大的奖赏。那些反对前千禧年主义的人，有时候他们会拥护对于这个真理的一种寓意的解释。因此，对于那些把诸多预言灵意化的人来说，坚持“有选择的复活（有甄别的复活）”这个教义，难道就是一种让步吗？当然不是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他们很强的抵制。后续的一些篇章当中，我们将会讨论到，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前千禧年主义者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相信着某种形式的有选择之复活的。他们把第一次的复活，局限在殉道士的范围之内，只不过，对于殉道士的定义，他们是这样作出的：所有的那些活出圣洁要求的基督徒们都可以算数，无论他们有无在物质的身体层面，真的是为主殉道而死。

亚历山大·瑞思 (Alexander Reese)，一位历史性的前千禧年主义者，提醒我们说，即使是那些不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的人，就是在他们当中，也仍然有大部分的人同样是坚持认为，启示录 20 章那里是在讲述“有选择的复活”的：

“所以，如果非要断言说，第一次的复活仅仅是局限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殉道士的，正如某些支持前千禧年主义的人、以及多数的批评前千禧年主义的人所认为的，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³

那些批评前千禧年主义的人，往往会把启示录 20 章的“第一次复活”解释为各种其它的意思，比如：重生（奥古斯丁，齐耳盾 Chilton 等人）、水的洗礼、那些已经在天上掌权的离开身体之后的圣徒的灵魂（无前千禧年主义者的解释）、或者说，地上的“教会”在属灵层面的复活（例如，维特比 Whitby 和那些后千禧年主义者）。无论这种的解经是何等的荒谬，他们当中的各种辩论里面的某些关乎“有选择之复活”的说法，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¹ Daniel Steele, *A Substitute For Holiness*, Chapter XIV.

² *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10), 377.

³ Alexander Reese, *The Approaching Advent Of Christ* (Marshall, Morgan & Scott Ltd., 1937), 86.

“在那一千年里头，那些为主殉道的圣徒们，据说就得以跟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了。第四节经文所说的，是一个有限的群体；而并非所有的基督徒。启示录非常深入地关注了那些殉道士以及他们所获得的奖赏。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知识；这其实是本书当中被持续性地强调了的……这里的“活了”必然是指某些特殊的事物，被赐给那些殉道者的，而这事物却是其他的基督徒们所不能获得的，除非等到那一千年结束之后。这样的解经，就是在假设说，其中的那个片语，‘其余的死人’，应该就是指所有的那些未曾殉道的基督徒们。这一点，对于任何想要正确解读 20 章经文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些人，错误地把这个片语用在了未蒙拯救的死人身上，就无疑会产生许多的问题，也就使得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段经文的真实教训……”⁴

- 杰·亚当斯 (Jay E. Adams, 1929 年出生)

“这些人——殉道士和坚定的承认耶稣之人——正是启示录 20 章的这段经文所关心的课题所在，而不是指其他的人。一些人常常会有的假设是，所有的敬虔之死人，都应该是被包含在内的，这样的说法在这段经文当中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也会把整篇经文带入到混乱之中，就算还不是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⁵

- 以色列·华仁 (Israel P. Warren, 1814-1892)

“基督的得胜，不仅殉道者们能分享，且一切在恶兽和假先知的权势下遭受羞辱、抵制、监禁、财物损失和其他艰难的信徒，都能分享基督的得胜，尽管后面这些人并没有赢得殉道者的冠冕……在千年初期，殉道者和承认主名之人的生命得以复苏，这就是第一次的复活……在这些要点之上，奥古斯丁派的解经丢弃了使徒约翰之言语的引领；他们忽略了，例如，第一次的复活仅仅是限于殉道者和承认主名的那些人。”⁶

- 亨利·巴克莱·斯威特 (Henry Barclay Swete, 死于 1917 年)

“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主题，我就怀疑这断言的正确性，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说第一次复活的教义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再没有提到过。那么保罗（腓立比 3:8-11）所体现出来的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委身到那诸般的否定自我、忍受试炼等等，他到底是在作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的话？在世界的末日，当所有人，毫无例外的，或好人或作恶的，都是要复活的，故此，保罗对于自己的能够复活，是绝不会有任何的怀疑的。那么，这段经文还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这里描写的他，竭尽全力，忍受苦难，仅为了这一种的 [普遍意义上的] 复活吗？如果我们进深一步思考，这是否暗示着，某种复活是难以得到的，需要他格外努力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信徒之标准才行呢？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设想说，第一次的复活，是给那些在德行方面，达到基督徒较高标准者的特别奖赏（正如，启示录 20:4-6），这样，一切的道理就都非常明白和通达了。假如这里所说的，只是在象征性意义上的复活，比如只是指重生而言的，那么，保罗就不可能说这番话了——因为他早在大马士革的平原上就已经得到了。与这段经文的要义很相近的，就是路加福音 14:14 的提示，在那里，救主向门徒应许说，给穷苦的人与受压迫之人的慈行善举，必会得着赏赐。主宣告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⁷

- 摩西·司徒阿特 (Moses Stuart 1780-1852)

“这里所作出的在局部和总体的复活之间的区别是直截了当的，以及这种对比所呈现的样式，表明了核心问题并不是要在灵命上的复活与身体上的复活之间做比较，而是强调在千禧年初期，身

⁴ Jay Adams, *The Time Is At Hand*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74), 88-89,91.

⁵ Israel P. Warren, *The Parousia: (Hoyt, Fogg & Donham, 1879), 144.*

⁶ Henry B. Swete,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 (Macmillan, 1909).

⁷ D.T. Taylor, *The Voice Of The Church* (H.L. Hastings, 1855), 371-372.

体复活方面的局部性(有选择性的)之特质,而那全体的、普世的复活则是被放在世界的末了……格外的试炼和忠诚,将使得某些人有资格去获得格外的赏赐。”⁸

- 摩西·司徒阿特

虽然我们有来自于反对“前千禧年主义”之人的以上这些告白,“有甄别的复活论”(即:某些基督徒被剥夺进入千禧年国度的资格)最终还是会被人们以“无千禧年主义”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理论为根基而加以拒绝。多马斯·博耐特(Thomas Burnett, 1635-1715)就表明说,“有甄别的复活论”在他的时代,是被人用来打败“前千禧年主义”的那些批评者的。

“哈蒙德(Hammond)博士,这个博学多才的神学家(但喜欢对预言吹毛求疵和做简单化处理)将首批复活论视为是寓言道理,不将它用于单个人身上,而是认为这是对整个教会而言的:他断言说,基督的教会将拥有一个为期一千年的复活;就是说,在那整个漫长的时期中,教会将挣脱逼迫、大大复兴、并作为纯正信仰而受到毫无干扰的认信。这样的见解与前者比起来,跟先知预言之间依然存在着极少的一致性:如果这里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任何教会,也包括当时所存在的教会之情况,那么这复活为什么还要成就在殉道者身上呢?”⁹

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让许多现代的“前千禧年主义者”(就是那些不赞同千禧年国度的进入只是限于得胜者的人)与上面提到的各种寓意派解经者相当接近。这些前千禧年主义者,倾向于将整个新约圣经在警告性经文中所使用的“国度”一词做寓意化的理解(希望借此取消对真基督徒的任何警告)。他们将有关“国度”的警告经文,都看作是指“新生”而言的。换言之,圣经是对那些声称信主之人发出了警告,好让他们结出果子来,否则就不能“继承”永生。这样一来,“国度”就变成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永生和救恩的代名词了。前千禧年主义者安德森阁下(Sir Robert Anderson, 1841-1918)的论点就是明证。因着他的教义立场,他被迫作出效仿奥古斯丁的姿态,来与早期的Chiliasm派(前千禧年主义者)争辩:

“有些人告诉我们说,被隔绝在千禧年国度之外,将是对那些道德堕落的基督徒的惩罚……然而,这种假设是说‘神的国’仅仅是千禧年王国的同义词……[林前 6:9, 10]。世界及其宗教属于自然范畴,但是‘神的国’是属灵国度;除非靠圣灵重生的,没有人能进入这国……事实上,我们存极大的怀疑,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究竟有没有提到过千禧年国度。”¹⁰

以上这些文字出自一个前千禧年主义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接下来要来的那个国度,就是千禧年国度,而不是永恒国度(路 21:31; 22:16)。安德森应当做的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应该反过来,尽他的责任来证明给我们看,使徒历次书信中涉及到的这国度,如何不是指千禧年的。根据标准的、前千禧年主义的通行做法,我们必须假设“神的国”(在谈及未来的情境里)这短语指的就是千禧年国度,除非圣经或常理证明其另有所指。若是采取其它任何的解经方法,都将开启怀疑的门,怀疑圣经中涉及到的任何国度会是基督第二次来时展现的真实的千禧年国度。为了回答“前千禧年学说”的反对派(遗憾的是,很多前千禧年派成员也是错得跟他们一样),潘腾(D.M.Panton, 1870-1955)作

⁸ Moses Stuart, *A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vol. 2* (Andover, 1845), 475-476.

⁹ Bishop Burnett, *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 (London: T. Kinnersley, Acton Place, Kingsland Road, 1816), 544.

¹⁰ Sir Robert Anderson, *Forgotten Truth* (1914; reprinted, Albany, OR: Ages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 1997), 86.

出了如下的观察：

“关于‘国度’指的是千禧年而不是永恒国度，这书信本身就已经明确说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林前 15:24）”¹¹

在涉及到未来的千禧年国度的问题上，将（关乎行为的）各种警告和应许应用于真正的基督徒身上时，我们就能够帮助持守前千禧年主义的真理本身。任何其它做法则将会拆散这一真理。

好几位弃绝“千禧年资格剥夺说”这一真理的著名布道家，后来也就弃绝了他们曾经一度大力宣传的前千禧年主义。多马斯·薛而兹（Thomas T. Shields, 1873-1955）在多多市的 Jarvis 大街浸礼会教堂担任牧师 24 年。就全责真理的教师潘腾（D.M. Panton, 1870-1955）的一本书作出回应的时候，写下了如下的【福音见证】（1940 年 4 月 4 日）：

“纯粹的、全然的垃圾。我们不仅反对它，我们还要离弃它，而且要引为不齿。在我们看，任何人能写出这个，如同那些还继续相信这个的人，都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¹²

潘腾是英国前千禧年学说基要派人士中的坚定骨干。薛而兹对他观点的尖刻攻击（比如，有甄选的复活说，千禧年资格剥夺说）很有意思。薛而兹那时是浸礼派圣经学会（美国）的成员，许多年来一直是浸礼会牧者领袖们的好友。而这些人与潘腾一样，都是极力宣讲审判台前的惩罚以及千禧年资格剥夺说的教师（内波尔 R.E. Neighbour, 凯全 R.T. Ketcham）。而薛而兹还曾经成为内波尔发起的那个组织的主席：

“谈话中，凯全 Ketcham 正面肯定了内波尔是当初发起成立浸礼派圣经学会的人，而 1924 年罗利（Riley）提名中是同时有内波尔和欧思德（Van Osdel）的……几年以后，欧思德写道，‘内波尔博士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后来，当召集各方感兴趣的人到芝加哥开会时，他胜过了罗利博士和诺里斯（J. Frank Norris）博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罗利博士成功地说服了薛而兹博士参加堪萨斯城举行的会议并接受了主席职位。”¹³

在这段时间里，薛而兹对于这些观念的反对并没有公然发表。他会邀请内波尔到他的教会作讲道，和他进行热情的通信。看起来，有一段时间，薛而兹是有在宣扬时代论的前千禧年主义。然而，他后来又拒绝了前千禧年主义。难怪他也同时拒绝了“千禧年国度资格的剥夺论”。无千禧年主义者在界定所有那些警告性段落中提到的“神的国”时，认为都是指永恒的天国（或真实意义上的“教会”）。他们注定了只能将这些警告归结到“假信徒”的身上。在他们那样的解释体系中，是根本没有基督徒全责制真理的存在之余地的。

类似的，阿瑟·平克（Arthur W. Pink, 1886-1952）也是一个时代论的作者，也试图批驳千禧年国度资格的剥夺论（在 1918）；后来，他也同样否定了前千禧年主义。平克这样写道：

¹¹ D.M. Panton,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Schoettle, 1984), 45.

¹² D.M. Panton, *The Dawn* (June 1st, 1940).

¹³ Robert George Dalney, *A History of the Baptist Bible Union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1963)*.

“这是恩典的时代，而恩典就废除了各种的区别，恩典消除了任何有关善行的问题，恩典将一切的祝福变成属于天的、免费的礼物……那些接受基督作他/她自己的救主的人，永远地就远离了神的‘审判’……进入那[千禧年]国度纯粹是靠属于天的恩典，但是‘丰盛的进入’才是有条件的，取决于我们在今生中对主的忠心程度……但是，让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使徒在这里[腓立比书 3:11]所指的会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上的复活吗？”¹⁴

平克先是辩称，“千禧年的资格剥夺论”根本不真实（不管圣经的经文“看上去”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原因是，在这恩典时代，人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分别了。然而，仅仅在几句话之后，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人们之间还是会有所区别的，是要根据各人服侍的情况而定；那些不忠心的基督徒将在千禧年国度里仅仅获得低级的位置！因此，他那所谓的“恩典的时代”之论点，很容易被用来批驳他自己的观点，这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吗！？为了避免让“腓立比书 3:11”否定了他自身的观点，平克就不得不将此处涉及到的复活作“灵意解释”。可是，倘若腓立比书 3:11 中提到的复活能够被“灵意解释”的话，干吗不去将启示录 20:4 提到的复活，也照样作“灵意解释”呢？要想否定千禧年资格的剥夺论，诸如“国度”和“复活”等词汇，在许多段落里就只能作为“修辞性比喻”进行处理。了。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人们开始否定“千禧年国度进入资格的剥夺论”，就会逐渐顺着那个斜坡滑向无千禧年主义派的结论了。

约翰·威尔莫特博士 (John Wilmot) 连续 35 年 (1924-1959) 担任伦敦 Highgate 大街洗礼派教堂的牧师。在他生活中，后来也抛弃了他自己早些年服事时所宣扬的前千禧年主义。之前在 1939 年的一次布道会上，他试图批驳一本名为【祝福的三维度】(Three Spheres of Blessing) 的小册子（那些年代就一些内容各异的作品而给出的热门标题）。威尔莫特写道：

“关于那些真信徒给隔绝在国度以外、并被驱逐到临时性刑罚之中的事，作者提供了某些杜撰出来的原因，说，‘与主基督共享七后嗣的名分，并得以在他的千禧年里一同统治，是因着与主自己曾经赢得的、类似性的条件满足之后，才能够有份的……就是奖给那些靠着善行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基督徒才能获得的格外赏赐。而那些犯有特别大过犯的，则暂时被打入地牢 (Gehenna)。’而且当中还说，只有到了白色大宝座的时侯，这些人才得以释放，因着他们的名字，终将是能够在生命册上找到的。”

这些例子所显示的圣经原则是，当我们拒绝了额外的亮光，我们的风险就是，也会丢掉我们已经获得的光 (马太福音 13:11-12)。

事实上，那些按照寓意 (灵意) 来解经的人，也常常在启示录 20 章那里坚持有选择 (有甄别) 的复活 (即使对他们来说那些是象征性的修辞)，这乃是因为，曾几何时，几乎所有的解经者 (前千禧年主义者、无千禧年主义者、后千禧年主义者) 在实际层面上，都是拥护这个真理的啊。

还有许多的前千禧年主义者准确地注意到，在启示录 20:4 那里，在殉道士这个类别的人之前，还有另外一组的圣徒是坐在“宝座”上的。约翰所看到的在第一次复活中有份的人，就只有这两组的人啦。因此，每一位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都是到时会坐

¹⁴ Arthur W. Pink, *The Redeemer's Return* (Swengel, PA: Bible Truth Depot, 1918).

在宝座之上的，并且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 20:4 所说的就是千禧年的宝座。基督明确指出，这些宝座只能够给那些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得胜”之人：

启示录 3:21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22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另外一方面，这种“灵意解经者”往往都是绝对的加尔文主义者，于是他们常会否定说，不会有哪位真正的基督徒，到头来竟然成为不配得冠冕或宝座的人。因着他们从来没有将有关“国度”的警告看作是指向千禧年的，他们也就几乎看不见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世界上存在着不忠心的基督徒。保罗笔下的关于“神的国”的警告性经文，指的就是千禧年而说的。保罗（也跟约翰在启示录 20 章所见到的一致）教导人们说，只有那些顺服的、忠心的圣徒才能继承千禧年国度为基业（弗 5:5；林前 6:9，加 5:21）。“有选择的复活”（因着它强调在基督徒群体中会做出进一步的区分）因此乃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前千禧年主义者按照字义解经而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结果（反过来也是支持）。

综上所述，当人们发现某些“灵意解经者”将第一次的复活对象，也是局限于得胜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距离“前千禧年主义”更近一步了。同样的道理，当“前千禧年主义者”当中有人拒绝将千禧年复活的奖赏局限于特定信徒群体时，他们则是离开这真理更远一步了。

~~~~~

**马太福音 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基督教的教会从来都没有直接而公平的面对这些话语。”

- 威廉·罗伯森·尼克尔阁下

(Sir William Robertson Nicoll, 1851-1923)